

困學之後

李漢呈

困學集，傅孝先著，六十八年元月時報出版公司印行。

傅孝先先生顯然是一位現代古典主義者；他的文學評論文集「困學集」的批評準繩，便

界。這種境界必需光明、深刻而具有道德意味，理性而不全訴諸情緒尤其不可欠缺，如果說留學生的文學，叫人看怕了，那或許出在作品太賦於「情緒化」——由「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」，到「異邦彩虹下哭泣的零雁孤鴻」，至於「捧着豬頭找不到廟門」的刺骨悲哀，我們怎麼忍心再看到「祖國啊！你在何處」的徹底麻木。平心說，「中國人」在技巧上並沒有求高妙的變化，它只忠實表達海外中國人生存的情境，而其心路歷程的追尋上則是由白天到黑夜，再由黑夜到黎明。不管未來歸向何處，但願不是陰暗的死谷。

由陳若曦筆下，暴露大陸知識份子的困頓和受摧殘；由叢麋的作品則領略到流浪人對祖國的渴念和焦急。這兩位夏濟安先生的高足，都具有「小說中含報導」的功力；而對於留學生，國內的人也可以以更富同情和諒解的眼光來看他們；（因為有許多人也會跟着出去，在就業的壓力下，這是不能免的路）而不會以時空的隔離，而劃在「非我族類」之內。「如果愛國，你就回來！」這類情緒話就可少聽到，更重要的，它告訴我們一個事實：擁有母土與根是一項幸福！

是建立於十七世紀鄧約翰以迄本世艾略特、龐德等一脈重視形上比喻和出奇意象的理論上。如果把「困學集」的內容換成中國詩詞與人物的討論，白居易柳永等人可能要被貶為二流甚至三流的詩詞人，相反李商隱李賀等評價可能在杜甫李白之上。原因很簡單，白詩「老嫗能解」，柳詞不外風花雪月，一過於俗氣，一不够深度。而義山神秘費解，長吉冷冽森嚴，皆帶有形上與深奧之味，正合乎傅先生的胃口。於是「困學集」內，班強森、喬治非田園詩人身價自然大跌；後期晦澀艱深的葉慈重要性也超過簡單唯美的前期；至若前述鄧約翰、龐德、艾略特等人之見寵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我絕無意苛評「困學集」的現代古典傾向；事實上這本書還是管見所及，以中文寫成的西洋文學評論佳著之一；它所表現出的品味方向大抵是正確而富持久性的——這方面，大概只有梁實秋先生的「偏見集」能和它相匹敵。我所憂慮的是，傅先生的單一批評標準，却可能使未睹西洋文學真貌的讀者產生先入為主的成見，造成晦澀費解便是好的印象。任何國別文學，形式內容總有俚俗與艱奧，唯美與道德二面，各求其當各發其致，是截然不同的風貌。我們總不能因欣賞韓門的古僻生冷，便無睹陶潛的悠適文風；總不能因看重e.e. 康明士，便認定佛洛斯特為幼稚吧？很湊巧也很不幸，「困學集」正是以現代古典主義的觀點，而一竿子打翻「其他」的船。

不過雖然有這麼一處貫穿全書的白璧之瑕，「困學集」仍然當得上是一部深具份量甚够水準之作。傅先生對英美文學的瞭解，不論是縱的發展或是橫的分佈，其知識眼光都有豐富獨到之處。集內討論英美現代詩的五篇論文——容我用兩句俗濫成語形容——深刻周到，質量俱豐。雖然我不敢說它們對當行研究者能有大幫助，在給予一般讀者明晰概念的目的上，是絕不會發生問題的。評介性文章，貴在評而客觀，介而面面俱到，這五篇論文，無論總論

性質者如「現代詩的本質和源流」，或專論性質者如「形上的比喻及其對現代詩的影響」等，都無愧於上述二點。所使用的例詩，包容性和代表性大致亦具解說之效，於瞭解現代詩的來龍去脈和風貌上，頗具關鍵效用。

「困學集」在寫作上，突破國人研究西方文學給人涕唾的因襲；除了基本需要外，傅先生避免引述他人的見解：「與其作態炫才，不如信筆所之，以求達到行雲流水，拈花微笑的境界。」（頁一四八）也由於抱持這種信念，雖然傅先生偏好艱澀詩風與曖昧字詞，他下筆倒是「力求淺顯易懂」。不過他的淺顯並非一白如雪的俗嫩之文，而是遵從邏輯範圍，步步經營，在平淡中創出絢彩。事實上，我們可說傅先生創出一種屬於他個人的論文文體：一種現代的，混合平常與高雅的精密文體。這種文體在一般外文系出身的批評家中很少見到；而它雖因插入大量洋文顯得臃腫，但用心唸下去後，並不會蹣跚到令人疲乏的地步。

全書十篇論文中，有四篇分別討論契訶夫、馬拉末、依維林、倭、格雷姆·葛寧的戲劇與小說。契訶夫的劇作國人當不陌生，遠在大陸時期就已風行一時。傅先生討論的契氏四大名劇是：海鷗、櫻桃園、三姐妹、范雅舅舅；偏重於劇中人物挫折感的分析，頗多創見與發現。如析論「櫻桃園」時，以新舊人物對比的方式出之，就是一例。但是傅先生認為該劇中娃雅（Varya）一角是「最動人的角色」，恐有商榷處。據個人瞭解，娃雅處處阻撓妹妹和一落魄大學生戀愛，顯示她缺乏遠見與理想。她對羅白辛（Ippolite）的「愛情」，盲目而無自主的靈魂，顯示他個性平板，如此而稱為「動人」，恐不恰當。其實最够格當上此一讚譽者，應推老僕費斯（Fiers）。費斯對傳統的執着在劇中比誰都強，他的舉動有時可笑，但不荒謬；勿論我們是否讚同他的看法，他的執着導致的挫折感，在打動人們內心上，比起其他角色只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以內容取勝的方塊

竹 樵

符號的遊戲，方村著，九歌出版社印行。

方塊文章的被人注目，有人認為：那是工業時代下的副產品。工業時代所講求的是精簡和快速，而方塊文章正符合這二個條件；以往那種閒觀中、長篇小說故事的時光，已逐漸在今日的社會不復再見。因此，方塊文章的盛行，有其時代的背景和要求。

方塊文章所標榜的是「一針見血」的型態，在幾百字間不容許漫長理論或不着邊際的論

瑪拉末的作品近年因劉紹銘和張健等先生的譯介，漸漸受到大眾矚目。「困學集」內評介的「夥計」，雖不是瑪氏最重要作品，但很能代表他對道德的看重與追求。相形之下，倭和葛寧在臺灣是較不為人知的西方作家。倭的古典色彩和葛寧的「突變聖徒」式小說，是書內評介的重心；前者主要由倭的小說「一握塵土」中的諷刺與對比立論，後者則由傳統的方向解說。傅先生在論文中表現出的著重邏輯推理的分析方法，令人激賞。不知傅先生「困學」之後，可有意將二氏作品譯介成中文？以「困學集」的文字才情，這個工作相信傅先生是勝任愉快的。